

湖  
海  
文  
傳

湖海文傳卷六十六

青浦王 昶德甫輯

傳 書事

劉烈母家傳 有序

王太岳

劉太守斯和以翰林用大臣薦出知忻州改遼州補秦州遷知甘州府溫恭有執所至稱惠太岳以館署後進又同宦隴右嘗得習聞其家世暇日更述其高王母死賊事請爲敘錄以爲我劉氏永永無窮之傳以紓我嗣人之戚而惜乎其聞之不詳也太岳正立握管謹次其語爲劉烈母家傳

傳曰烈母姓馬氏邠縣臨渠劉翁妻也翁居鄉多惠愛盜伐其屋後樹翁望見輒屏匿却走盜得從容捆載去舍南有蔬圃里中兒日往來採擷或詰曰若何從市此對曰吾取劉臨

渠家萊不爲盜也其厚德如此烈母爲翁繼娶能與翁同志翁好施予母無忤色翁或遭謾欺相顧益喜曰非君盛德其何敢然於是鄉人謂翁夫婦長者宰相親附聲動鄰邑翁旣沒幾年而中原盜起大轡河南焚掠州郡邾汝之民皆空室以走家人來告曰寇至矣請亟去母織不顧則又請曰寇大至不去禍且及織仍自若已而呼告曰寇及邾又告曰寇及邾又告曰寇及門遂連呼曰寇入矣不蚤去以及於是母罵曰豎子賊捲地至吾婦人去將安之雖然義不可辱賊手輒走後圃沈井以死家人曰奈何母獨死卽俱死賊無所發怒下巨石壓之盡毀其廬乃去其子自它邑歸撥瓦礫收諸骸而出母屍井中瘞其旁大椿樹下鄉人呼爲劉烈婦井論曰嗚呼予觀史冊死節之士往往至於糜肌碎首而其氣

不屈豈不烈烈丈夫哉然竊怪天地變亂之氣至使盜賊竟  
殘得親肆其毒以摧忠孝之身此其可爲流涕悲呼發憤太  
息者也況於婦人者潔身爲義又不必其奮臂嚼齒而後爲  
快者哉若劉母其可謂從容正斃洒然完節者矣觀其平居  
門內恂恂順正務以爲善相黽勉而已至於生死之際顧赫  
然若是然則鄉曲之譽又何足以知之哉予旣高其義思得  
考竟其本末而紀傳不著雖其子孫世裔亦有不能詳焉豈  
非世變倉卒愈久而失之耶嗚呼從古亂世尤多偉異奇節  
明之末世窮山荒澁閭巷夫婦之賢蹈于義以死而名不彰  
者衆矣可勝惜哉可勝慨哉

宋烈婦傳

王元啟

宋烈婦父俊卿母沈氏山陰人嫁諸暨

拱之初沈母多病

拱之療之瘥遂妻焉時拱之老矣旋避癘疾室人交憎之婦獨奉侍惟謹無何拱之死人始見婦婉好謂拱之非耦死輒爲婦幸而婦號慟不欲生觀者異之比葬乞其夫兄名君脩者子爲後君脩弗肯而陰以婦許一富商爲室商亦慕婦姿厚賂其姑爲主婚行且有日婦聞之大驚度不可脫乃佯喜改裝爲適人狀使其家不疑十一月三十日夜天大寒風冽姑與夫兄皆熟寢室無人婦密紉其衣履潛出戶攜所用剪刀置鄰媪憲檻轉至屋側下堰塘取巨石擊水水破投入死時年十七鄰媪者故所善嘗見婦剪刀心愛之故臨死贈焉及明夫兄蹤覓之得剪刀責媪家匿婦索無獲則疑鄰人之他適者挈以逃諸族人爭唾之曰是何言婦必投水死耳遂其之下堰塘時婦穴冰處已凍合冰厚不可鑿其老者前祝

曰婦苟盡節此池蓋遂穴水以出祝未已有聲砢然如雷鳴自池底上水忽裂屍起僵立色如生夫兄驚走入室尋發病死諸族人乃相與葬婦于何家山之麓婦始生之夕母夢白髯老人來告曰女以是日來亦以是日去及死某月日果合後二十餘年里人白其事于有司爲建祠以祀且碑其死所名之曰盡節池

王元啟曰余傳宋烈婦取里父事狀與其他碑記所載補舊傳之闕而削其蕪如此嗚呼婦所耦與古芣苢女子何異乃奉其母命來歸能以少婦事老夫無疾怨之心其至性有過人者及觀次兄逼嫁而遂繼以死悲夫女子秉志守貞夫何負于人世也婦初僞喜自晦其志蓋已先定至於攜剪尺置鄰檻鑿水以沈何其裕也尤非一時感慨自決者所能及矣

婦死數見神怪嘗示夢前學使宋公舟次公以詩記其異而湖濱人言祠中常夜有火光出入其精爽蓋不亡云

孝節夏孺人傳

金姓

孺人姓葉氏錢塘北鄉處士琦女年三十歸郡庠生夏璜璜故具慶有兩兄皆未昏蚤世家徒四壁筆耕不足以養孺人恒鬻荆布兼絡緯以佐之甫三年璜以攻苦嘔血卒誓將身殉念奉養無人且幸有妊乃飲泣如禮不數月遺腹生子請於翁命名曰永成而姑范旋歿翁益衰三世熒獨相依上供甘旨下資餽粥荷孺人十指是賴又七年翁沒孺人經營殯殮一如喪姑時且以永成之幼也唯過時不葬是懼迺益勤劬節縮得金若干購地於南山之滿覺禔而葬其翁姑與夫方將以終先世之事而冀厥子之有成也不幸永成甫冠又

遭疾卒於是孺人仰天椎心曰未亡人不卽從夫子地下者  
爲延夏氏一脉耳今復奚以生爲乃耐永成于新阡卽自營  
殮身之具并留穿壙之資纖細畢備遂泣告先靈闔戶自經  
以死時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日也嗟乎古今婦女節烈多  
矣其義憤所激往往奮不他顧全一身之節斯已矣或致白  
頭黃口不免失所者有之若孺人遭顛困肩艱鉅仰事俯育  
不遺餘力閱時二紀茹苦一心卒能送往事居竭情盡慎奠  
安窀穸兩世同歸終子職全婦道無遺憾矣逮至天平何酷  
并奪單雛厦傾非柔木所支縋絕豈斷綆可引然後含悲入  
地齋志從夫猶且絞衾悉自親裁灰釘不煩他索以視倉皇  
號慟遽自引決其難易爲何如耶夫以孱弱一婦人生非閭  
閻未習詩書動合經權慮周終始非其秉志貞純立志堅定

又烏能歷久不渝從容就死若此乎顧從來操絕行抱苦節者天必報之或及身而邀旌典或至子若孫而獲顯揚孺人旣格于年例不得請諸 朝天又奪其遺孤使無萬有一伸之路且門祚衰薄欲求可爲繼嗣者僅得同輩幼弱一二人將須其長而有子而後可爲之嗣是并在可知不可知之數矣豈不重可哀哉予慮其遂泯沒無聞也爰泚筆而爲之傳用爲致孝勵節者勸焉

舊史氏曰余與璜之父我田霑同硯席篤行誠信人也嘗遣其長子璿從學于余後彼此蹤跡間闕歲辛酉一遇我田于京師時晉遊歸落魄不偶越二十有五年余奉使請假再聚於里門知其三子繼逝獨抱孤孫衰顏頹髻對之悽惋欲厚爲周恤而不能也比林居訪之則我田已久沒其後人罕有

知者今其甥吳上舍傳述孺人事略來告乃知其門祚顛危一至于此余旣深悲孺人之志而益爲夏氏傷也抑余聞我田尊甫葬其先人誤信地師言置諸峻嶺不數年全盛之業悉付水火再傳遂子姓凋殘存者亦皆孤弱享祀不克時舉嗚呼是果天實爲之歟

顧母過太恭人家傳

尹壯圖

乾隆丁酉余分校順天鄉試得士無錫顧永之晴沙觀察子也余與觀察別二十餘年見永之亟詢觀察近狀永之言甚詳觀察家居養親嘗誦其鄉先賢邵文莊公天下無如別母難之句邵母過爲觀察母太恭人遠祖姑太恭人樂道其佚事而觀察實私淑文莊云今年春永之馳書至并致觀察書奉太恭人行狀來乞余傳余媿弗文然習聞太恭人懿德樂

爲述之太恭人姓過氏幼敏惠既受女訓言動一循禮法年二十歸珍山先生踰年執翁之喪太恭人既恨不逮事先姑翁又沒事繼姑益謹繼姑亦愛之視諸婦加禮珍山先生嘗集同善會瘞暴骸恤苦節遇孤嫠之求衣食者太恭人曲與周旋問所苦而周之垂四十年無倦容無德色珍山先生沒太恭人又兼公私內外而獨持之善會中輸租納稅量其豐歉而預爲籌雖錙銖不與已產漏也如是者又二十年觀察念太恭人春秋高心力交瘁乃請月定一日集公所擇數人司其事太恭人曰嚮貧嫠數數來者余亦苦之及其不來或一兩月之久則又恐其病也飢餓不能出門戶也老且死也頻念之遣人視之餽送之必見而後釋然也今而後余可息是心矣然每月總核出入有不見于冊者必問之其所素習

見者仍往來於家不絕蓋終身不勸焉太恭人之教子爲科道則戒其名心爲郡則曰民生休戚在汝勿以家爲念聞隴中災則三馳手書教以賑務及權臬西蜀襄金川軍事餽餉則曰慎爾下筆人命關天無患失無畏難旣而大功告成觀察陳情乞養太恭人康強逢吉幾二十年余故掇其大端爲之傳其他嘉言懿行與夫孫曾元五代一堂之慶具詳行狀不復贅

論曰余觀太恭人之德其順矣乎昔者隴中浮飢太恭人三馳書教觀察請發賑全活者數十萬家居樂善不倦六十餘年肫肫然不已可不謂仁歟夫子贊易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而繫之以坤蓋言順也

徐媛傳

沈大成

徐媛名映玉字若冰蘇之崑山人父錦川翁始遷郡城媛嫁  
孔氏從良人僑居浙久之遷吳徙香溪上年三十有六以庭  
卒媛幼警慧柔嫻靜莊喜讀書稱詩巧鍼縷佩服櫛珥必脩  
潔初生時母夢梅花一枝墮于庭長而愛梅句花開行吟其  
下每風雨至顧而泣若有甚傷于心者家人竊怪之父善奕  
媛旁觀覆不失一學琴得虞山指法既嫁曰此非婦人事也  
遂輟不爲其父母以無子依壻居媛奉舅姑處娣姒遇宗戚  
嫻戚內外無間言不以親在夫家爲嫌也甲戌春余遊武林  
見媛梅花詩偶爲更訂數字媛見之喜曰此真吾師也遂來  
問業稱弟子蓋至于今十年余往來吳中館其家常留惠徵  
君松崖飲媛入厨治具或以爲腆曰吾重惠先生之經學也  
它日戚有爲縣者飯其舍或又以爲儉曰若徒知取科名耳

安得儕惠先生哉嗚呼世惟崇勢位趨財利矣媛一女子能  
審輕重若此其識豈不出于尋常萬萬哉媛自學于余漢書  
楚辭文選古樂府歌辭皆成誦能通其義間問偏旁調反切  
習筆算每見余行篋善本書必借得挑鐙校勘祁寒盛暑勿  
恤也然其生平多愁善怨俯仰太息中鬱鬱不自得用是疾  
作更三稔滋劇將死泣顧父母曰兒命薄死無憾惟吾親之  
養不終銜恨入地耳嗚呼其可哀也已媛有一女蚤天生雍  
正六年三月十一日沒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晦既殮庭梅  
及盆盎所時者一夕萼盡脫家人驚歎以平時顧而傷心者  
蓋預徵也其所爲詩有南樓吟稿若干卷惠徵君序之  
贊曰昔南豐會氏之志周夫人以其喜書史好爲文章日夜  
不倦如學士大夫有詩七百篇年廿有六而卒媛之詩不逮

周之多而好學刻苦與周同然周膺冠帔育裔嗣而媛賦命  
不辰終以幽憂致疾死何遇之相懸若此也嗚呼豈非天哉

繼室陳恭人小傳

沈世壽

陳氏名素安字定林星垣先生第二女歸余爲繼室余以喪  
元配周恭人高堂無與奉晨昏而所遺子幼欲求婦於賢且  
孝者聞陳女柔順知書嘗刲股以療父疾遂委禽焉陳氏之  
生外舅與外姑潘太恭人鍾愛之比識之無則授以女誡毛  
詩然秉慧而多疾十齡及笄皆在牀蓐稍稍愈亦不能步趨  
坐臥一小樓不下樓者又十年鍼紉之暇輒事吟咏珍諸篋  
笥其後諸兄強索之已成帙矣蓋風雅之性固由靜壹而深  
亦其夙成者歟星垣先生旣沒從其兄寶所給事奉母京師  
疾已差會予官西曹請婚潘太恭人許之結褵以後每念舅

姑未迎養我子在南不得主中饋以搯非曰唏噓仰歎益幽  
憂不適志庚寅遭先大夫喪望南哀涕舊疾頓作不能偕歸  
留邸三年依其慈母則思我母追其先父則哭我父見兒嫂  
之子女自傷未有所生則冀我子之一見也由是復淹臥牀  
蓐不可起矣壬辰冬服闋補官奉我母太恭人攜我子至京  
師喜且泣曰吾得見姑及子更無所恨雖然吾不能久待姑  
若我子何又曰吾容狀若此不且傷姑之心耶太恭人憫之  
甚時以骨肉完聚爲之慰夏秋間脾泄藥罔效竟卒癸巳八  
月初九丑時也年四十有一乾隆三十六年以

聖母皇太后萬壽覃恩得封恭人所自刪存者生秋閣小稿  
二卷詞一卷族叔太僕寺卿句山先生爲之序嗚呼自恭人  
爲我家婦數年未見姑嫜而孝愛之心益未嘗一日釋及觀

向所爲詩思親憶兄懷姊妹具有天性然沉疴痼疾終其身故多酸楚愁歎之音而或者以此徵脩短殆不然矣

曹宗丞逸事

紀昀

曹慕堂宗丞余甲戌同年友也交最契慕堂卒時余適以校理秘籍在灤陽闕爲面訣意恒肅然旣而讀石君所作墓誌辛楣所作神道碑慨想生平宛如晤對不勝山陽鄰笛之悲惟是慕堂立身之本末二君言之雖詳其文均篤實無媿詞足信天下而傳後世然而尙有一二逸事爲碑誌所未及者乾隆辛巳余與慕堂同司翰林院事會有八九英俊與同館爭名相軋同中蜚語勢且挂白簡時余亦薄有聲譽方自危疑不能爲申雪惟坐清閤堂中與同事相歎叱慕堂奮起拍案曰諸公以此事爲真耶則數人皆輕薄子耳何必爲悼惜

如灼知其枉耶則司院事者所司何事而噤口如寒蟬乃邀  
衆同詣院長慕堂婉請曰據公所聞此數人者褫不蔽辜矣  
然公此語從何來儻彈章一上事下刑曹無證佐不能成獄  
願先示姓名併列於章中院長沉吟久之事竟中止後八九  
人皆先後位通顯無知緣慕堂得解者慕堂亦終身未嘗自  
言同年陳侍御裕齋年過四十未有子又有所沮格不能置  
妾慕堂倡率鳩貲買一女送其家後舉一子裕齋夫婦相繼  
沒有壻謀踞其餘貲百計媒孽孤兒孀婦且旦夕不自存聞  
者扼腕然莫能爲力也慕堂又鳩率同年仗義執詞逐壻子  
乃得安今已讀書成立矣當時論者或以慕堂爲多事慕堂  
恬不介懷嗟乎朋友以異姓列五倫所貴乎濟緩急恤患難  
不以生死易心也平時酒食徵逐聲氣攀援怡怡然親若兄

弟及身後遇小利害乃引嫌避怨坐視其後人之阽危亦安  
貴此朋友耶慕堂此舉余時以有所牽制未能赴約然心恒  
愧焉論者乃以已不能爲轉非慕堂之能爲抑亦慎矣慕堂  
天性恬淡超然於聲利之外似不甚預人事者又和平靜穆  
言訥訥如不出而此二事見義必爲乃如此賢者固不測哉  
余十六七歲入名場三十通籍仕宦四十餘年閱事非一閱  
人非一求如慕堂之古誼指不能數數聞也人往風微慨然  
遠想因書此以示受之侍御兄弟俾存家乘焉

書潘孝子

邵志純

潘孝子名瑁錢塘潘隆子也隆妻丁產女珠姑久之得瑁故  
先有養子於家隆嘗之海甯養子耽飲不戒于火倉卒中丁  
瑁一篋令瑁負之先行瑁及門回視失母委篋復入適家人

自火出望見瑁遙止之曰後垣不可穴主母已不救矣但聞瑁言母若不保我何以生竟從母及珠姑死初家人在火中見主母爲烟焰所阻欲拉珠姑行珠姑揮之曰汝男子何可拉我我惟有從我母死耳故珠姑亦死火息撥灰燼瑁與母姊三屍相環結雖燬猶隱隱可辨也此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望中事瑁年纔十五素有奇童之目珠姑早適范以賢孝聞時歸寧遂及于難昔賢所傳純孝之感類能回風反火天於潘氏姊弟若無所覩聞者嗚呼酷矣邵志純曰純孝而感於天此天之所以教人子非爲人子者所敢必於天也假令潘氏姊若弟欲計得失以全身必不能忘利害以殉孝士君子見危授命惟盡其心與力耳邈問蒼蒼之天哉且瑁孝子珠姑則孝而烈矣瑁與珠姑固未嘗死也天之玉成潘氏姊

若弟者不已厚歟歲癸丑瑁之從兄瑋以秀水某所作潘孝子傳來乞予文予惜其持論未足盡孝子心也復刪次著於篇瑋仁和諸生久不忘其弟妹可謂賢矣重其請并系以詩朔風烈烈烏烏泣潘家火發火及室室中潘母在危急兒瑁救母冒火入珠姑侍母不肯出一姊一弟從母死彼二人者兒女子以身殉孝胡能是瑁也不愧弟珠姑不愧姊斯時知有母不知有火矣

書焦存兒事

張 庚

焦存兒者明萬厯中京師瞽女也幼失父母無所依乞食於明智坊羣乞欲犯之則以頭搶地號哭曰薄命之身卽無媒妁甯肯爲淫婦作罵名乎營草廠宦官魯朝者閔之爲配一瞽兒習拍板唱挂真兒夫婦跪歌乞食時存兒年十九踰年

瞽兒死魯瘞之又閔其獨乞將再耦存兒痛哭曰苦命人不  
卽死嫁一夫經年而亡是我不當有夫也且吾學夫之歌以  
乞食食多於爲女時忍以其歌其他人食乎誓不再嫁魯給  
之門房與一跛媪其朝夕存兒跪乞如故後魯乞祠康陵甯  
陵呂司寇坤以霜節行役館于魯魯爲談及紀其事而贊之  
曰存兒一脆弱女少而孤能全其身嫁而媪能堅其節我心  
師之矣

論曰婦女節操良由天性然士人家猶勉勵名節存兒何勵  
乎史傳列女多世族齊民罕矣安有及乞兒者嗚呼若有兒  
誠足風也爲節門所紀而傳之以俟後之良史云

書羅烈婦李事

朱筠

順治五年乙酉王師下揚州府有新城廣儲門中樊家園

羅烈婦死火事同死者凡十二人歟人宋和爲作傳余讀其  
言不準于法爲改書之烈婦者姓李佚其里籍嫁爲府人羅  
仁美繼室有姑事之孝有前室一子一歲一女名宦姑撫之  
如所生同居者如曰劉娣曰梅曰李婢曰菊花婉婉聽從一  
門雍然居無何揚州破李生一女未免懷身且有娠謂其夫  
曰亂如此君當負母避去更挈一子行足矣勿復戀戀俱死  
無益妾當對君死以決君行卽曳薪填塞室門戶呼同居婦  
人曰願死者從我無辱於時登樓者十二人乃呼菊花曰舉  
火火熾然後上李遂鍵樓同火死方登樓時人爭死從李上  
其前室兒亦哭隨之李顧兒兒則抱攜出之樓窗火燄中擲  
還仁美曰還君兒不死急挈去仁美挈兒且負母哭出巷四  
首見黑煙出樓瓦隙中火光上合之旋繞作拉雜聲樓板爆

爆人足亂踏如沸不可聞仁美仰天而噉俄頃聲漸息仁美  
冒死逃走遇一卒以刃來斫手迎之則二指墮有猛狗橫路  
出咋卒卒驚與狗鬪仁美得免踉蹌出城失其母子迷道有  
老人導之至雷塘母子皆在亂平訪家室餘燼墳然發視之  
十三人之骨爲一旁有一股未燼略辨識爲婢菊花股也於  
是仁美合舉墳之於城北西華門外西華門隋宮之舊門也  
初仁美爲卒所斫旣走免顧見咋卒狗來從之則故畜狗也  
自是芟舍與之俱比還越八年狗死仁美埋之烈婦李墳側  
余蓋得宋和傳於餘姚進士邵晉涵云

書烈婦景事

沈氏家譜作吳烈婦

朱筠

烈婦景者故明中書舍人餘姚沈之泰妻也順治四年七月  
王師破浙江之舟山魯王走閩海中之泰被執不降斬於杭

州令所在籍其家景聞之自經顏色如生家人不敢斂尸床  
在堂蒙面以楮待命縣遣典史來驗果死狀甫前啟楮頭有  
飛爨從屋梁上墮擊典史正中其腕典史痛反走呼爨左右  
從吏盡驚則羅拜吐舌去家人須臾稍定乃蹤跡向爨所墮  
處則屋上爨故完好缺者一耳如人所毀僉曰烈哉烈婦之  
靈毀之也至今餘姚人猶稱道其事餘姚進士邵晉涵爲余  
述之之泰字魯瞻南京吏部尙書應文之孫文選司郎中景  
初子自爲諸生已以文章名與同縣姜廷梧諸九徵山陰孫  
緘蕭山毛奇齡同時爲紹興一府之冠是時華亭陳子龍爲  
府推官與諸人遊固獨奇之泰之泰屢試於鄉一當意不  
得不烈婦謂之泰曰子偉丈夫何不可就何必科第爲之泰  
哭謝之居相莊也會同縣孫嘉績熊汝霖奉魯王起事事在

順治二年詳載明史之泰亦起從之授中書舍人明年五月  
紹興破之泰浮海走舟山城與家人音問斷絕景在家訛言  
一日數至或曰之泰定死或曰在橫水洋中爲渠帥將兵且  
至矣景歎曰吾景家橋女沈尙書孫婦夫子死國吾死家耳  
他非所知也至是竟死縣人哀而葬之立沈氏子爲之後至  
今有祀

少婦周紀事

朱筠

少婦周者濟陽王氏婦也王翁媪有子巧年二十娶新婦年  
十七矣居亡何歸寧而歸明日巧暴死訟于令令駕往死者  
所召翁問狀翁曰兒初娶新婦歡甚反自母家一夕耳今天  
大寒民呼兒蚤起作苦新婦起設饌食兒當食腹痛輒詰新  
婦云嚮夕兒拾紅白粉授新婦令入嚮作食今死者食嚮是

新婦殺子兒也令問新婦狀新婦曰晨實持粉入鬻夫實食鬻死新婦欲亦食鬻死舅姑奪之隣人羣來詈辱新婦且相禁不得死今罪當死無辨令卽問曰巧且死何狀隣人觀者皆曰此婦置毒鬻中食巧巧嘔衆且至乃汲寒泉浸綠豆大黃諸藥物急飲之毒甚不可解巧益嘔且泄死餘鬻及嘔猶在婦何所辨耶令曰然輒命投粥與狗食又趣呼狗來令食巧所嘔者皆不死又召吏徧視巧之死無毒狀獨齒禁堅不可啟又啟視其私入腹中令曰是也趣召新婦曰死者口不啟若罪而寃不能明也若能啟其口令爲若辨之新婦泣而前跪啟焉觀者皆駭吏持銀七人死者喉驗毒出以示衆皆曰中毒非是令曰然又召新婦問曰嚮夕巧有所御耶固問一夕三御又問巧蚤起何事新婦曰夫起飲水三器而已已

而食醫遂死無他狀令太息久之迺召翁令前曰爾子醫者所謂死於陰淫寒疾是也爾欲坐婦毒爾子乎翁拜而憮然迺召其鄉鄰令前曰爾曹言巧之婦殺其夫不知爾曹以寒泉藥物其殺之也衆皆惶恐伏地良久乃解乃召新婦令前曰爾之舅姑與鄉鄰觀者皆曰爾毒爾夫按律妻殺夫磔今得白爾更生也夫雖死其歸養爾舅姑以代爾夫之子職又曰脫爾夫有子善矣新婦哭翁媪皆哭再拜謝令乃罷去於時濟陽人皆以爲令神明而賢其事在乾隆壬申之十月余兄仲君知縣事以爲周之得不冤死也哀之又嘉其能守節以事其舅姑如令言遂序其事寄京師且言紅白粉旣入醫不可辨疑夏月解暑之劑也余讀而異之爲作少婦周紀事

書王貞婦

邵志純

女曰貞婦曰節書貞婦何以錢塘潘孝子瑁之聘妻王守貞不嫁也未婚夫死服除而嫁此禮之常王曷爲不嫁曰此王所以爲貞也禮未廟見爲未成婦王曷爲婦之曰稱婦之義有三對夫言則壻御婦車揖婦以入對舅姑言則二日盥饋成婦對宗廟言則三月廟見成婦王今送壻葬畢歸潘孝事其舅并撫繼子以延厥祀烏得不婦之也顧聞其舅述王語曰懼瑁葬地隘不能同穴翁如拓數弓地婦死有依矣禮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耐于姑歸葬于母氏之黨王曷爲言同穴也曰未昏而守貞朱錫鬯葬尊之原貞韙之守貞而合葬張佩璵玲之祭顧貞烈文韙之夫佩璵之學得于楊園楊園之學得于程朱烏見守貞者之不當合葬也或謂未昏而守貞錫鬯雖韙之先王之禮未聞也守貞而合葬錫鬯且

以爲非佩璫雖躓之恐無異于嫁殤也曰可以嫁而強天下以不嫁弊將不可勝言先王不如是過情也然禮取女有吉日而女之夫死女斬衰而弔又曰婦人不二斬故可以嫁而卒不忍嫁此禮之由義起者也此卽不二斬之說充類至義之盡也不甯惟是古之宗法立支子可以不繼不祭雖已嫁之女亦得歸葬於其黨後世宗法廢而族人散處貧富異分期功強近之親往往不相識而使母黨有可歸歸葬猶可也不然將不葬乎抑別葬乎不葬則理之所必無別葬則將委其棺於他姓之塚纍纍雜處故守貞而合葬者此亦禮之由義起者也此又之死靡他之說充類至義之盡也然則王審於禮而後出此乎曰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行其心之所安而自合于禮禮之至也王父某母某氏世居江干長瑁二歲瑁

稱孝子何以不書以予前二年曾書之也瑁死時年甫十五與明郭孝童金科事相類顧郭未聞有婦如王予既書貞婦而益歎瑁之孝爲可傳也

書趙氏老婢事

杭世駿

吾姻親趙氏有老婢年七十餘雍正甲寅之五月以老疾死吾妹以書來請曰婢終其身不肯嫁爲人婦志甚烈事甚奇無人告於有司以求旌其志行且於例當不得旌兄以鴻筆提獎幽隱曷念其不久將泯滅假之片詞庶藉以有聞乎余曰惡是烏得以泯滅也寡婦之莎貞女之木其精氣光怪尙將寄托之冥漠頑蠢之物以發揮其志意矧其撐拄於人世者六十七年之久而與草木卒同朽腐焉於理無是也雖然吾知而不爲之記則於吾爲不仁而吾旻爲滋大按婢失其

姓少鬻於趙氏始有名繼而趙氏愍其節且祖若父所畜也  
輟不忍呼則呼之曰老阿姐云方其十五六時有以珞瑀子  
之學于趙氏者趙氏則戲爲婢算其人曰噫是何祿命也是  
殆將七易其夫而後已者衆皆笑而譁而婢頸赤面發熱氣  
結不得語已則仰天而呼曰嗟乎吾嫁則有夫吾有夫則有  
死吾今且不嫁爲之夫者誰耶自是蓬首垢面敝衣以自韜  
晦媒氏至訾罵詬誶不可近主人申誨之則搶首乞哀願終  
役事無他適已而察其志堅迥相與聽之趙氏有婚媾之事  
婢匿避空室不肯與過新房胷足彳亍不肯前客自外至蒙  
面眦目不肯視辨色而興治餽飢供灑掃夜則燭滅然後敢  
息其勤又若此旣病主人量藥劑主婦奉湯餌視惟謹絲杼  
將絕氣老稚皆行哭失聲櫛櫛衾斂悉從厚謀將葬於祖兆

之域外立碣以表比於王大令爲保母李意如壙志例杭子  
曰若婢者所謂潔其身者耶在易睽之象曰男女睽而其志  
通婢不爲六二之遇主而爲九四之睽孤不婚不媾比于天  
且剗有過之焉以于巷有鑽穴踰牆之羞而不求厥孚交如  
之吉有張弧無脫弧婢可謂嚴于律身矣昔吾邑李貞女旣  
納采而夫死女往哭成婦禮歸而守志以節終蕭山毛檢討  
奇齡爲紀其事又有貞女莫勝儒父老兄客於外女誓不嫁  
養父以孝終官爲綽楔表其閭婢則非節非孝無所爲而爲  
之若古潭止水之不可汨而濁若勁柯堅節之不可撓而折  
若曾水積鐵之不可斷而玩食苦茹澹忍嗜慾滅天性證之  
於禮經則不合求之於史傳則無可比類乃其志則名門大  
族閨穉賢媛之所勉強以力持之者而竟得之於臧獲侮庸

之賤嗚呼其尤難能而可貴也已

湖海文傳卷六十七

青浦王 剡德甫輯

祭文 哀詞 誄

祭副憲趙學齋同年文

汪由敦

世廟初載歲在甲辰曲江之會幾三百人宿儒嶽嶽才彥詵詵惟公文學肆而能醇瀛洲課藝臺彩炳麟持鉛秘館伏案益勤貫甲今古如具有絳編摩結習束卷封塵善妬興謗袖手含嘖汲汲我公仔肩乃身靡恤其他入辰出申帙汗九牛穎禿干魏同志奮發罔淹歲旬我

皇文思光被八垠洞開閭闔 召試儒臣公持巨管嘗如有神簡遙前茅超越等倫峻擢清華 渥賜紛綸十載之遭

艷耀朝紳 臨軒召對簡在 紫宸歷典文柄南溟八閩

視學江右儒風以振旋校畿輔教術彌新恢其苟簡澤以雅  
馴正其殼率化彼囂囂書法小道甘淪荆榛迺之臨池稍解  
問津若金有礪若冶有鈞都人誦德今也弗泯旣涉宮相旋  
貳臺綱化若時雨凜然秋霜九棘是驂驥首康莊豈徒策勳  
翰墨之場公曰吁哉白雲在望引領吳山日九迴腸家書鄭  
重蠅頭密行杖履生春湖山徜徉許身王事爾私宜忘歸無  
相見命不可方迨奉哀音戴星俶裝握手泣別縵絳蒼黃此  
焉永訣豈可逆量祥琴旣闕息轍故鄉藹藹春暉愉愉北堂  
載披芳訊弗問星霜投以下里遠裁報章次君計偕起處備  
詳有友南來謂羸而虺匕箸相對如扼其吭知不可爲拊心  
摧傷公情孔摯淡而彌長有不知者謂峭而剛以敦默數廿  
載同方魚則有隊雁則有行公不孛棄磬罇中藏研窮物理

評議辭章鎖闥燭跋齋次茶香箋翰所逐滄溟走僂此樂不  
再有涕其滂鱗鴻杳杳雲樹茫茫臨風寄奠生芻束將靈兮  
來顧鑒此一觴

祭浙江提督喬東齋文

陸錫熊

嗚呼憶歲重光建巳之月公朝京師麟符玉節時我先子就  
養邸室大喜走迓話言契濶宜南置酒招邀永夕街鼓純如  
觴停樂闋頽然二老明燈華髮公頽而言世年叨竊賴國  
威靈報恩粗畢行將上章奏還印紱徒步歸來投老蓬

葦與子比隣連薨接閔相期歲晚紙愆風雪撥棄世事往來  
巾鞵墻頭過酒爐中煨袖樂哉優游以遣餘日北願庶遂前  
言不沫我翁所然咲齒齷缺謂公知心平生暖熱去掃庭戶  
待公歸轍終踐息壤未衰筋骨呼樽更酌言如在舌天不憖

遺風漚一瞥我選閔凶星奔倉卒哀哀棘人麻衣直絰苦廬  
綿頓公畫手札垂唁殷勤開滅雨泣幸公燻飯感慰交集遠  
赴驚傳肝腸摧絕公之家世高閭積閭弟兄列戟人門第一  
公之才望溟澄嶽揭翁歸文武隨所施設初乘一障蒐討罕  
實河西士馬朝厲夕秣謀於羣帥以付戎鉞公色不動總齊

紀律

帝咨虎臣溫言造膝口汝將家其剛佗佗玉門以西萬里耕  
堡汝往留屯請不汝拂公拜稽首惟力是竭公在安西邵農  
練卒賜雨時若倉箱填溢車師渠犁枹臥喉謐公移兩浙控  
置島渤恩威並濟在斷能割緘波不興無有攘奪

帝開嘉宴徵召耆耄將以明春遲公赴闕翼錄是叟班行  
首列云胡告疾一朝奄忽大星晝隕三軍嗚咽丹旄東迴里

門執紼慟哭過車感深慙拙辱公知愛輩行曾折再見無期  
四年一別痛念先友典型圭臬靈光遽傾孰我導掖驃騎新  
營松楸鬱鬱公德常留公名不沒我歌大招雲旗髣髴

吳臺卿哀辭

許宗彥

嘉慶十一年二月四日聞友人吳君臺卿之卒余望而哭之  
因念平生游處與所以閱傷之者不杼之文無以自達也余  
之識君也在杭之雲棲君禮佛其地而余往游談竟夕議論  
愈上知其胸無塵穢相與定交君少於余余以弟呼君余久  
寓杭君本杭人而居平湖春秋上塚輒至至輒相見君敏於  
文性慷慨喜任事又席世胄顧功名可俯手取而同學生皆  
得意去已獨連躓於鄉口雖不言其中蓋有結軀不堪者叔  
侍郎君使就他途入仕不欲強之則乞爲儒官以訓導試用

非所樂也素好釋氏又雜以道士家言荻港章氏有所奉亂  
君信之篤所爲皆稟於乩乩言必敬聽甲子秋試君復下第  
彌忽忽不自得則愈自力長齋日夕禮拜忘其體之羸而困  
矣明年余居先大夫喪君以書唁言病不能來夏四月李許  
齋至言君咯血狀六月錢恬齋來則曰君受戒百日不語方  
夏暑火鬱肺遂病血余亟貽書謂君老母在堂不當以疾貽  
親憂以危言動君君答書深然余而病乃日甚母夫人從長  
子官舍揚州迎君以往而君病已不可爲矣嗚呼士負芻岩  
之略讀書慕古人誠思有所樹立於此世非躁進也時運不  
偶當守己以俟之閱事愈多則才愈醇而名日以遠世亦將  
知而進之有所紕必有所伸其勢然矣卽終已無所用猶將  
斂精覃慮揆人事之紀究陰陽之變洞古今之一致明造化

之自然廓然遊乎太虛而批糠萬物何至蔽溺淺近希望萬  
有一然之功德同於愚夫愚婦之所爲哉辱與君交而不能  
早察君之情不隱之顯疏剔疑滯以開暢君之懷抱朋友之  
責所負於君多矣君詩文皆雋爽可誦不自收拾其卒也無  
所傳又無子以竟其緒世之享高位厚祿大年者其學不必  
過於君其立心制行之厚交友之忠接物之恕皆不必如君  
而君乃蹇其遇天其年不有其後嗣豈造物者有意抑之以  
堅其嚮道之念以重其將來之福乎此則真不可知也嗚呼  
去古愈遠微獮儒者之道不明而二氏之學亦浸衰而莫之  
振于是桀黠之徒拾儒墨之糟粕影附神鬼以行其說游魂  
爲變從而歸焉始猶一二好事者信之繼則朴實之士信焉  
繼則聰明之士亦信焉凡壇蓋以多事凡者益以衆禍福以

凡爲筮學問以凡爲師疾病以凡爲醫背陽而入陰舍昭昭而卽冥冥其幽陰忱墨足以銷散人之精爽而君乃由之以至於死是又深可悲已君名顯德余識君時年二十餘卒年三十有五君之叔子曰元凱者與君同好先君而亡嗚呼事凡者可以鑒矣辭曰

金相玉亭兮可陳廟堂鍛健體較兮氣挫以傷游思渺默兮歸於空鄉嗚呼友朋之感兮曷其能忘

金孺人哀辭

并序

李果

節孝金孺人吳之太倉人光祿寺丞金甯圃女也嫁烏程汪中書曾裕翁部郎復亭姑金宜人卽翁圃姊愛孺人淑慎而嗜書聘爲媳年十九歸汪相夫以儉事舅姑盡孝乾隆乙丑曾裕官京師旣抱疾歸旬餘而歿曾裕體素強無疾孺人出

意外哭屢死念舅姑年高暫延喘逾年遭姑喪舅亦邁甚族  
有覬覦者獄起孺人籲官置之理而謀益肆憤與毀交積乃  
病病甚痛不能長奉舅甘旨且悲夫姑未葬子在弱齡淚泫  
涔下也於是族黨咸歎息以爲難嗚呼婦人之稱賢者勤澣  
濯其祭祀詩所歌葛覃采蘋采蘋者皆是不必有奇行始傳  
若孺人者不大異於庸行乎余頽然一老遠近節孝可風者  
輒樂得而誌之茲序述孺人之遇艱心苦而力薄以死者抑  
又可哀也遂爲之辭曰

荼何苦兮恨茫茫歎閑家兮悔不亡鏡忽破兮影隻網正密  
兮高張柏舟自矢兮千古同傷大厦誰支兮一木偏強守千  
檣兮禮義堅鐵石兮肝腸草難獨沽兮蘭自生香繫巾幗之  
勝鬢眉兮昭青史而有烈光羌齋楹而木中壽兮爲搔首而

問彼蒼

殷貞女哀辭

查禮

自古節烈之婦往往臨患難際熒獨以一死完其身若夫遇人不淑遭其凌暴雖志芳行潔不以爲德反以爲讐其遇尤可憫而其心之難白有百倍于患難熒獨者若天津貞女殷氏可哀焉殷氏本貧家女幼失父惟兄母是依年十六嫁爲村民邢文貴妻文貴素無行其母趙氏以淫佚聞初文貴娶于氏以貞慎故出之聞殷氏孤且美以計復爲文貴娶之而殷氏堅貞逾于氏趙氏怒甚乃與文貴日加捶楚以沸湯沃之燔灼其體體盡潰爛郡守劉公知其事委邑尉訊驗而氏絕口不言夫姑之惡且守禮甚篤欲驗其創不可得未幾氏卒邑令張公歸自上谷躬爲推訊盡得其情卽置趙氏文貴

於法而氏之節始首是日傾城往觀無不誦郡邑二公之廉  
明而慶殷氏之貞紉以不朽也余謂氏之遭遇爲人世之至  
不幸幸而郡邑二公爲之表揚其事其亦可以無憾矣爰作  
辭以哀之辭曰

清且直兮白河之流高城巖巖兮峙河之洲有女食貧兮深  
源之裔負郭而居兮甘心疏糲惟鳩媒之無良兮棲鸞翼於  
荆榛播桑中之餘波兮將貞者而胥淪羌惟賣珠以牽蘿兮  
知市門之不可倚也甯焦灼而焚如兮亦何悔乎九死也行  
路爲之涕泣兮鄰里爲之輟懼喜父母之孔邇兮邑魯恭而  
郡袁安嗟守禮之獨嚴兮媿呈身而識面藪食辛而自知兮  
忍中菁之外煽魂冥冥而長逝兮從蓼友與靈妃雖膚髮之  
毀傷兮完禮義而全歸嗟輕塵之棲草兮誰抱貞於空谷植

汚泥而不染兮宛青蓮之馥郁登荒邱而憑弔兮慨羣玉之  
深深聊陳辭於遺躅兮庶千載之下得以識匪石之貞心

蔣秋涇先生誄

邵齊燾

先生諱德字敬持嘉興秀水人也父鳳起廩貢生經義力追  
正嘉嘗省試主司得其文以爲舉首已而更之同考爭曰若  
不得首舉寤失解由是終身不遇以卒卒之前及見先生之  
舉於鄉也是時先生年二十三經傳子史儒先之書詳說深  
思具有條貫下筆成文卓犖不羈洎游京師禮部郎大興徐  
公安民雅好士常資給之而徐公之子浩飛山及同邑鄭虎  
文炳也相知尤深炳也官翰林以風裁自高罕所降色獨先  
生至敬接之語必窮日夜先生性抗爽能面責人短是非可  
否未嘗俯仰人意賓主間覺禮意微失卽謝去不顧故舊已

貴顯者雖相念不肯先以書疏及之聞其風者咸謂崖岸峭絕不敢輕識其面及習與游處始知其簡易徑直勸善規過洞然率胸臆無所不盡久而益思之然非夫曠心遠志高視人表者固未易與之酬接矣平生不好榮進舉止脫易對人常行坐自適不奈束帶危坐舉人積三科例就吏部揀選先生年力當就縣令自請改注教諭曰祿雖貧足以養且不失我故業安能裹章服伺候上官終日治簿書與皂隸相對乎初先生父先娶於沈生長子敦繼娶于張生先生又兩娶於羅又娶於陳生少子寅先生內行修謹門庭肅雖昆弟別居而陳太夫人常依先生以居家貧竭力致養以授經爲業數應四方聘請前後所與周旋多達官名人莫不降禮虛襟一見推服教弟子必以敦倫理勵名檢爲先曰謬于行而工於

文非吾所謂文也其論文奇正長短不設定見期持論有本  
宣暢經旨而深嫉近日文士准量行墨剽賊字句相煽爲場  
屋體裁者申戒切至每爲太息及門之士官內外擢科第者  
數人編修大興朱筠竹君及弟福建按察使珪石君最知名  
歲壬申余始因病也識先生京師先生連會試不第時朝士  
預衡鑒者年輩多在先生後先生素負氣恥更北面門下自  
此遂不復試而余適罷官乃與同歸至揚州而別先生於古  
今文體靡不精究而尤專於詩先是遊士以能詩寓揚者十  
餘輩而錢塘厲鶚太鴻及陳章授衣以宿學者爲之領袖  
先生倚撫衆作無所遜避獨推讓此兩人銳意磨鍊規與角  
立遂得咯血疾然詩體尤臻清新亦得兩人之助先生既與  
余別揚州明年來館余家吾邑西北虞山多秀石幽磻竹木

之勝先生樂之坐石蔭松便作區外想曰此境人生未易多得頃之復遊揚州先生前在揚州主休寧易諧藪勲後主陝張四科哲士二君工詩好賓客而皆鹽業於揚然先生以授經主此兩家言不及利自庚午後往來其間逾十年非文流罕所酬接無處之餽悉拒不納辛巳歲復來館予家會飛山知山西平陽府走書幣請主平陽書院講席先生與家人期三年必歸山西巡撫和公其衷素敬先生將以晉陽書院易之晉陽之進倍於平陽先生曰本爲太守來何緣中道從撫軍乎固謝不往旣而先生念定省久曠有歸志和公亦深勸之意遂決處平陽二年而歸常熟虞山書院曠年無師今蘇松糧儲道楊公某聞先生名聘焉先生至多所裁抑歎曰文體日下由不力其本而欲速成也乃言於楊公購書貯院中

自經史及唐宋詩文略備方與羣士撫華尊根革易驚風稟  
命不融奄捐館舍春秋五十有四先旬日與楊公避暑湖上  
從舟中望劍門諸勝眺賞極樂翌日寢疾遂以不起嗚呼予  
識先生才十五年少壯蹤跡十得一二至於討論古今毘輔  
志氣義兼師友分忝金蘭別遠會稀悠悠我心欣茲來遊實  
慰風雨條忽啟手惻愴何言此鄉人士永乖衿式奔走告哀  
來會祭奠某月日其孤士棟士葵奉喪歸於故鄉海內清交  
聞之隕涕懼湮遺懿敢誅素旗筆墨荒榛有垂舊制粗紀梗  
概以存交情其詞曰

嗚呼先生清迥無羣峻嶽拔地喬松入雲雁斥軒冕脫落風  
塵放曠山水耽悅典墳文章之難自古爲最編殘簡湮孰會  
厥意源流萬端孰析同異高曲和寡孰知其味朱紫田泐孰

究真偽孰程先民而奮清製孰非警說以救訛替游辭近情  
到處而是卓哉先生振策高邁負氣傲俗剛腸促中朋友責  
善微過勿容濶略瑣節直披心胸瀟灑蕩佚野性疎風人畏  
其介我愛其通名重身蹇才高數窮後進小生濟濟鸚鵡旣  
惜暗投復恥卑躬歷四十春屏跡南宮師資道重來學宗敬  
海內欽風交馳禮聘英才稟則鑽文礪行方任史才內外交  
曠故人作郡講授平陽跋涉關河道里悠長主賓歡洽文教  
孔彰生徒祁祁列侍如璫洪鍾待叩牖愚啟荒剔彼榛梗示  
之周行旣留二年肅駕俶裝眷念晨昏來歸故鄉菽水是謀  
出游有方海虞陋邑復開講堂時惟楊公敬以幣將仲春之  
吉爰來爰康春泉流階山館花香時倚屏石或蔭松篁廣求  
細帙增貯緹囊方矯曲木將改弦張孰云徂暑邁茲厲殃一

侵燥濕奄夢膏盲嗟嗟若人曾不申壽萬里過歸曾不邱首  
嗚呼哀哉往在維揚雄視詩壇十年歡棕榮木張紙抱山  
名堂聽雨對花月榭風軒刻燭飛藻滿座傳觀名流却步詞宗  
降顏清風雅裁夏矣誰攀上規風騷下逮宋元引繩定墨沿  
波討源精識眇慮鏤心鉢肝精氣預竭遷化無端遺編零落  
發篋汎瀾嗚呼哀哉我之始交歲紀壬申分投傾蓋趣協論  
文廓我疑滯輔我蒙昏何理不咨何意不仰今其已矣撫事  
酸辛嗚呼哀哉疇昔之農我來視疾先生告我此疾非吉我  
謂戲言未省長別傷哉斯言果念明日命也奈何亦太倉卒  
青山依然絳帳空設筮辰敢殯言歸于越邦伯酸奠生徒執  
紼二三執友延望悲咽言笑長乖儀型永失詩文有靈榮芬  
無絕嗚呼哀哉

湖海文傳卷六十八

青浦王 昶德甫輯

贊銘

御繪詩經全圖贊

梁詩正

伊古垂訓左圖右書覽觀鑒戒如與游居我

皇稽古道存目擊無逸幽風高張殿壁娛情翰墨清燕餘閒

萬象天秀隨元氣還詩三百篇繪事流美惟馬和之超宋畫

史風雅攸寄尙有典型匪刪匪逸不見全經爰整曩規羣工

待 詔仿舊補遺擬追筆妙能品備矣未進於神仙毫點

染飛動疑真乃睠左方 御書章句遠邁思陵諸體畢具

南咳以降束皙補亡周情孔思更撰篇章

幾暇從容程功勿亟七載集成藝林動色生氣遠出鎔冶化

爐遺文總錄合璧聯珠紉縷烟雲昭回星漢萬丈光華 天  
章縈貫神心遠邁大義載宣匪曰游藝進德在焉五際六情  
條綱可述理趣環深蘊涵微密寫氣呈貌屬采附聲美刺審  
象心開目明受詩卒業求端要止大旨所存聞子朱子斯圖  
重炳可興可觀開卷自得無勞仰鑽由缺得完因文見道舊  
蹟流傳儼然師保小臣稽首大哉  
王言妙闡經義德成教尊形四方風繫一人本但凜陳詩何  
煩補袞丹青法戒矇眊誦箴此焉竝舉不顯亦臨盛德形容  
千載一遇歌頌無文聊充傳註

三希堂圖贊

梁詩正

書品稱聖無過逸少家法是貽官奴特妙奕奕東亭韻流椽  
筆躡跡雲龍抗行齊匹鐫華永式墨本無多竟完片璧神物

撝呵 幾餘甲乙研精寶笈採掇菁英居然鼎立堂仍温室  
顏曰三希 仙臺記述妙緒雲飛厥義惟何物以少齒緬企  
遐宗轉含道味與古爲徒與天爲徒進德游藝於此焉俱心  
畫神營旁參筆陣卻笑米家但誇寶晉琅玕羣從風流著聞  
披圖靜對未沫遺芬稱制評書右軍傳贊 睿思淵微義  
超貞觀

紫光閣次五十功臣像贊

劉綸

參贊大臣一等誠勇公都統巴祿

準部回城咸懼將種勳父殞賊殺賊逾勇兩世濟美同上凌  
烟古稱定遠其何有焉

參贊大臣杭州將軍福祿

戰呼爾琉璃險艱勦力逮駐和闐亦資部勒出勦贊畫入晉庸

封移鎮武林旌節雍容

原領隊大臣甯夏將軍一等子和起

整旅追亡計擒巴雅朋腋燬成曰維呢嗎一翎歸報嘆喏如生罪人斯得剗祭於塋

參贊大臣喀爾喀扎薩克和碩親王桑塞多爾濟

藩部名王英姿卓爍繕邊助討匪渝其恪濛瀛冠帶檄調不煩歸爾屏翰以鑰北門

參贊大臣喀爾喀扎薩克多羅郡王車木楚克札布

朔方蕃衛忠愨夙敦收烏梁海甌脫氣吞更躡叛魁青滾雜小五等既崇三遷彌速

原領隊大臣都統滿福

言率新附渠酋是擒而何汗裸鼠首狼心遇伏不撓穿齧賊

翬睽彼陣雲精英

豈非

領隊大臣甘州提督闡相師

薄庫車門石著於額屹不爲動觀者舌咋葉羌之役虛擄亢  
批雄姿偉幹足鎮關西

領隊大臣回部郡王品級貝勒玉素富

筠冲望族作蕃伊昔以通回情軍諮是擇六城旣納二豎焉  
逃其鎮烏什犬不夜噪

御前侍衛副都統西朗阿巴圖魯查拉豐阿

手格猛虎曾不色變矧驅羣羊窮回敢面昔巴圖魯曰丁將  
軍孫西朗阿克紹前聞

領隊大臣副都統瑚爾起

突擒渾齊其氣如虹及降勃律烏幕占風圍解和闐戰塵大

食糜螯而登威著西域

原領隊大臣副都統阿敏道

逆回反噬狂同疾狗往諭變生耻汗賊手裂毗唾曾止水明  
操阿克蘇河猶聞怒濤

副都統墨爾根巴圖魯伍岱

轉戰朔庭鎧盡蟻蝨射昂可圖組縻尺一拔戟成隊績誓回  
中摧堅入險積健爲雄

副都統觀音保

濟爾哈朗力固噶爾喀喇烏蘇築迫復完眾謂神兵出兩奇  
厄論拒守功兵一賊百

領隊大臣肅州總兵官五福

礮車失衛謫官示懲輜重克全復鎮旌能功於過觀瑕不瑜

匿况同苦甘允率爾職

回部公和闐阿奇木伯克阿什默特

烏什右姓負弩最先偕我虎臣往收和闐風鶴之時孤城元  
守嘉此忠勤俾勸爾後

回部公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

身本回族願効前驅軍門再款道梗勿渝出入諸艱始終一  
曾列營專城以旌英傑

前鋒參領特古爾得爾巴圖魯良音太

焚箐轟礮金川著勦歷戰西陲每當鋒鏑準夷旣喙回部斯  
瞠所嚮披靡健銳之英

署參領額爾克巴圖魯巴岱

搃博羅特賊魁莫遁迨扞和闐獨入其郭墜馬驍騰裹創草

草猶左右射應弦輒倒

協領布彥圖巴圖魯布爾哈

掉鞅伊犁彎弧洱海入陣拍張不煩厲乃踰溝拔塞斂砲傾  
臺肯辜纓組擒生始迴

察哈爾總管蘇朱克圖巴圖魯納蘭圖

隨征絕漠戰則請前旋上和門計級纒然手奪賊鎗還以刺  
賊渾齊之追厥功尤特

原領隊大臣察哈爾總管坤都爾巴圖魯巴爾阿

見賊輒怒如刺必拔戰布拉齊矢石交戛奮身揮突竟墮賊  
中旣鬻叛首祭以報忠

索倫總管齊達克齊巴圖魯阿爾哈爾沁

背城阻水兼臨斷橋濡泥入坎神力獨超歷事戎行金創常

滿遂由伍卒海階總管

索倫總管哈坦巴圖魯薩墨

重圍趣援銜枚聽令閱五日夜衝鋒彌勁不甯惟是軍伐夙  
優招三戎部蹙兩叛酋

原索倫總管賽沙爾泰巴圖魯扎爾善

黑水一徑躍馬橫戈如入無人格殺獨多詎云力盡結纓氣  
倍烏孫大宛屢試功在

索倫佐領克圖爾克巴圖魯諾璜察

追固爾板戰哈薩克手與賊持縱銜弛勒屢躋屢起卒俘以  
還征袍不解創血常殷

頭等侍衛什爾瑪海巴圖魯德爾森保

桓桓虎賁擢儁龍江回遑濟師鞞飛駿馳屢蹴逆渠誓作殖

醜實副嘉名什爾瑪海

頭等侍衛塔蘇爾海巴圖魯占頗圖

修羅障日恃其有手一矢洞之血及於肘射巴雅爾能事不虛問所挽弓十四力餘

頭等侍衛固勇巴圖魯伊薩穆

援兵雖來畫塹相望執騎而呼爲告無恙維巴圖魯偕往趣師其衝賊隊如分水犀

三等侍衛克什克巴圖魯伍克什爾圖

預軍門選聯鏢致書纏頭幾萬副如入虛達阿克蘇蹶將及膝鉛彈在背至今未出

三等侍衛克爾車赫巴圖魯沙津察

誰從間道同緘蠟丸眞目大叫勢無萬難矢石之交得路一

綏克爾車赫洵稱膽練

三等侍衛坤都爾巴圖魯扎敦察

超距長才且戰且走非突圍者乃斬關手待我具五壯哉此行奚啻同袍蓋心膽弁

頭等侍衛丹巴巴圖魯莽喀察

控弦疆場橫槩沙磧還經黑水中流投策譙屯蟻聚跳盪隻身捉生燒寨勇著索倫

頭等侍衛布哈巴圖魯齊里克齊

行不旋顧戰不待援旣征朔漠還使西宛萬里折衝千夫辟易錫號布哈實惟名覈

頭等侍衛卓里克圖巴圖魯額訥慎

一戰伊犁再呼爾瑪攬身入賊賊營夜翻被刺者三槍痕斜

賢牌以紀功勇猶可賈

原頭等侍衛瑚集圖

以五十人斷河源路七千餘眾莫敢泅渡旣彰嘉績還送急徵遇賊捐軀悼惜曷勝

原二等侍衛克丑巴圖魯寧古禮

羽林材武奮跡巖疆單騎深入捷若探囊花門喋摧黑水砲奪裹革而還生氣咄咄

原三等侍衛伊德爾巴圖魯奎瑪岱

枕戈幕庭有進無退更隨大帥馳驅往代長蛇封豕首塗告偵死綏倉卒猶揮短兵

原三等侍衛特通額

絕徼折衝志存幹蠱所向無前不待桐鼓渡河遺險矢盡於

房罵賊以狗嚼齒勿忘

原藍翎侍衛莫衛察

略地湟中嘯聚云夥霹靂弦鳴箎無餘竒一間老屋固壘坐  
焚崑岡貞玉氣尙干雲

二等侍衛丹巴巴圖魯那木查爾

于思棄甲誰當一隊徑率百人攻其腹背手取回礮回膽盡  
寒鐵繡模糊橫捎左鞍

二等侍衛特古思巴圖魯塔尼布

唾手縛賊賊莫能奔引身掇人人無不脫西拔達山北俄羅  
斯獨來獨往繫特古思

二等侍衛哈什哈巴圖魯瑪格

往來哈薩訖於諸回長身善戰辰韓異才肉薄葉羌築堡自

繕凡三閱月獨當一面

原二等侍衛哈什哈巴圖魯達爾漢

濟爾哈朗如藥生苞提幾步卒突出前茅諭賊捐身驚呼健者舊隸名蕃達什達瓦

三等侍衛卓克托巴圖魯恩特

初從參贊追奔漠北復從將軍蹶圍西極路逾萬里時閱百旬洗甲蒲昌餘癯滿身

三等侍衛西爾庫濟巴圖魯伊達木扎布

依飛之杰凌厲朔陲諭降別部介馬而馳援呼爾璊躡伊西洱彼竭我盈么膺魄褫

三等侍衛庫爾察巴圖魯茂漢

北路西川舊勞弗替載進祁連新庸孰逮阿爾泰嶺瑪那斯

河訥可之獲其功實多

三等侍衛舒多拉呼巴圖魯西爾庫爾

龍武健士袴褶從戎戰經十數甲不一衷古亦有言殺敵致果聞桴躍鞍金瘡未裹

原三等侍衛拜爾達爾

別將百人往探回窟遇賊輒殲如手捫蝨塵雨晝夜入圍出圍英姿颯爽仗節一揮

原藍翎侍衛舒倫巴圖魯喀拉

借拜達爾結隊前鋒射生被遮援絕數重焚柵蹈火火烈具舉望者睜眙謂目光炬

藍翎侍衛固濟爾巴圖魯伊登古

躡巴雅爾戰不避艱追霍集占抵拔達山顯號克膺宜固濟

爾用礪顏行成勞是紀

李烈婦贊

并序

厲鶚

烈婦姓李氏衢州龍游人嫁爲江都羅經甫繼室當乙酉圍城破自焚而死者也一時同死者十有二人姒劉氏妾梅氏李氏婢菊花前室女曰宦一幼女六人無聞焉方兵入時烈婦泣辭姑與經甫使經甫扶母挈前室子都亟奔匿事定後得燼骨亂不可辨可辨者婢一足而已乃爲合冢葬之隔故城址烈婦孫烏程明府慄求桐城方閣學苞之文以表之鶚讀其文而愀然以悲肅然以敬曰春秋書宋災伯姬卒待姆而宵不下堂也左氏則以爲女而不婦穀梁氏則以爲盡婦道夫宵不下堂懼有辱也曾婦而不懼辱乎唐天寶七載詔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宜置祠廟祭祀烈女自周迄漢凡一十

四人宋共伯姬則祀於譙陽郡祀其盡婦道焉耳如烈婦者宜有穀梁氏之評與天寶之祀乃薰盥而爲贊曰

懿哉烈婦龍邱蘊靈影潛壺閱語絕聽屏遠適淮左動如禮經鼓角鳴地危堞將剋火浣其身玉潔其德戈鋌震驚同宵行可滅者身不滅者名先後左右嬌鬢稚齒骨藉塵香魂飛燄紫從祀附傳宜祝宜史宛宛青閨守貞視此

陳文恭公與故副將白雲上手帖贊

王芑孫

嘉慶元年余舟過淮陰有數十擔夫箕踞岸旁相與戟手若有所訴評於有司者語嚶唧不可辨其間一人曰咄嗟乎甯復有官如故副將白公者乎其薪芻之價無不平也其竊盜之發無不得也其出也騎而不駟其食也菽而不肉咄嗟乎世復有是人乎余二十年前故嘗從提督李公奉堯所聞公

名及是慨然念世所謂良將吏榭于上官者其暫而留于民心者久也後七年余主講真州兩公子出示桂林陳文恭公所與公手帖一卷蓋公生平見知於文恭方爲偏裨文恭以使相之重手書敦勉諄諄若師弟子然又以見公勞績不獨留於民心所契重於大賢君子而有以自聞于後者又彌久也公歿兩公子繼起或試官江淮或以能文章成進士貽善有後固所勿論獨念

高宗朝文恭爲承平宰相公亦以儒將考終書問猶勤勤以偵捕爲亟以潔廉相慰由今讀之烏虜其能無感迺爲之贊曰

猗白公之官曰偏曰裨猗陳公之書匪獻匪義皆繇人重民  
睠其思斷縑殘墨球璧珍之維先朝之累洽詒太平于今

茲彼韎韝之君子有澤之乎書詩聽鼓鼙以論帥孰擁旄而  
攬轡悵秦棧兮宿師遲好音於歲歲籌筆中樞秉燭治書我  
思陳公玉佩瓊裾楚氛垂息粵嶠微戎我想白公躍馬彎弓  
讀遺文以諗後良有喟乎其中

天山贊

洪亮吉

自涼州以西抵伊犁凡七千餘里地勢積高天形轉下其橫  
亘南北界畫中外戴雪萬仞排雲百重半嶺以上靈禽不飛  
百步之外晴霞尙炫者皆爲天山亦名雪山北人所呼爲祁  
連山也夫天者特積氣耳今祁連諸峯尙有出積氣之上者  
又况外則積鹵中藏秀靈松栴芝菌延年養生之藥無一不  
備寒暄晝夜風雨晴晦之節與外適殊懸濇飛瀑高與石門  
雲液石乳百倍天目而世人不之知逸客不之訪者豈非以

徑路絕遠逾流沙瀚海火山風穴之險始足以盡其奇耶且漢世雖嘗通西北國矣然票騎泥野挺劍持戟既無意於搜奇博望定遠鑿空進孰亦不期於攬勝是則天地之奇山川之秀甯不待千百年後懷奇負異之士或因行役而過或以遷謫而至者一發其底蘊乎夫太華太室僅中土之奧區南條北條又此山之支絡爰爲之贊曰

積高惟天誰能企焉抗不相讓實惟祁連首沐塔里足排居延萬古積雪無人及巔其傑挺外其秀貯腹松櫛撐拄高出若木我登支峯意欲濯足洪流洶洶斜出飛瀑

瀚海贊

洪亮吉

自嘉峪關以外皆屬戈壁古所云瀚海亦曰流沙亦曰大漠亦曰鹽磧今略計之玉門敦煌安西哈密巴里坤奇台古城

薩大濟丘原烏魯木齊瑪瑙斯呼圖壁綏來精河伊犁之頭  
台二台三台以迄鎮堡所在三道溝疏勒泉格子墩長流水  
松樹塘菩薩溝肋巴泉三箇泉木壘河安濟海滋泥泉四十  
里井蘆草溝等有水草者不過二十餘處餘皆戈壁也平沙  
漫漫寸土不入極目千里殊無遁形陰陽未分霜雪不積禽  
畜則二足四足以上草木則一寸二寸以下飛鳴杳然萌蘖  
頓絕水泉則遠至三百里五百里方可負汲程途則久至二  
十日三十日亦皆露宿甚則怪火時出光逾日星陰風倏來  
勢撼天地鳴沙逐人則迅雷無其厲也飛石擊客則霜及無  
其銛也嗚呼此亦天之所以限中外而域南北乎蓋凡不火  
食而露處前後至六十日方抵戍所爰爲之贊曰

沙行如龍欲出天表昆侖束之怒氣猶矯冥冥日月有暗無

曉人行著沙如螳之小一風排空車軸競飛十里五里愁無  
據依白氣周匝元雲蕩摩時出丈火曾無勾波

冰山贊

洪亮吉

伊犁之南渡渾河五六百里有冰山焉俗名八達坂爲道葉  
爾羌西藏要道其冰一日數坼亦終古莫解高撐層霄下絕  
九地能分軫陰陽回轉日月過此坂者必以子夜人馬半道  
亦輒聞天傾地裂之聲或竟有陷入無間者開合旣倏孰窺  
神奇呼吸未周已判人鬼每星郵羽檄取道於斯雖蚊行蠅  
步虵枉魚壁咸震慄失形回皇墮魄然舍此以往別無他道  
若天風不鳴月魄晃朗涉其顛者又輒聞百丈以下弦管絲  
竹嘈嘈並舉聆其清音絕肖子夜或以爲流澌沙石上下搏  
擊其幽咽吞吐縛或類斯亦卒莫究其奇矣主宿頓者必曰

撥回戶二十鑿冰棧冰梯以通過客余偶隨將軍至此既訝其靈異又莫測幽隱爰爲之贊曰

陰陽顯晦倏爾萬變飛仙失足亦墮無間冰梢燦日波末閃電清商夜聆奇鬼畫見危茲遠坂高乃百盤南馳于闕北走大宛洶洶隆隆地軸半折熇熇燦燦天宇五色

淨海贊

洪亮吉

未至三台數里有水焉廣闊可五百步深至無底有島嶼無委輸不生一物不染一塵投以巨細頃刻必漂流上岸土人稱爲西方淨海譯名賽爾謨淖爾是也余自烏魯木齊以來盥沐久廢又欲休馬力日步行半程足亦繭栗驟聆此名殊愧塵垢爰稅駕路側餐白雪以洗心藉行潦而盥手然後進焉則見百樹之葉隨雲外馳四山之禽擊霰東邁若有所避

不容稍遲心始異之及抵其境則西南北三面盡皆雪山中  
波外沙儼欲分界流旣百折綠若再染怪石林立頽峯斂容  
晷刻已移心形並澈歸途則又值仲夏上旬涼風蕭蕭弦月  
欲落攜此枕簟坐臥岸側不復就館舍矣山寡別木惟松之  
竦而上者岸乏雜草惟莖之翠而圓者塊坐無事因歷數字  
內靈川秀壑笠屐所至者或同茲幽奇實遜此達潔誠西來  
之異境世外之靈壤矣爰爲之贊曰

雲分電擘山空月華中有綠海旁周素沙奇峯倒影幽草舒  
芽時飄遠磬時墮空花百步之外靈禽不棲十里以內驚塵  
詎飛赤日縱炙元霜不墮庶幾成連抱琴來過

未央宮瓦研銘

梁詩正

元雲蒸蒼璧獲未央瓦鄼侯作軼甘泉貌銅爵刀筆意早相

託到於今作圖籍播清芬石渠閣

溫室瓦研銘

梁詩正

卯金銷雷瓦注鴛鴦影已分蟾蜍氣方吐猶記當年簪筆人  
巡簷默數庭前樹

銅雀臺瓦研銘

梁詩正

銅雀雙鳴五穀熟幻化長雷硯  
照影漳河曲  
宿盟池清泚星光屬依稀

建安片瓦今依然神工遺結文友緣  
當年燦金碧臺荒空惜參差跡  
逾蒼玉千秋傳何似

宋謝文節公橋亭卜卦硯銘并序

查禮

硯畝材修九寸七分廣五寸六分厚九分額篆橋亭卜卦硯  
五字面左右有元集賢學士程文海銘背有明永樂間閩人

趙元識搢地得硯之由石質堅峻蒼潤蓋宋謝文節公物也  
按史稱公弋陽人寶祐中成進士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  
知信州元師東下公以兵逆戰於團湖坪張孝忠中流矢死  
信州不守公變姓名入建甯唐石山轉茶坂日麻衣躡履東  
鄉哭已而賣卜建陽市上一統志載建陽縣南門外有朝天  
橋宋紹興中建跨南溪醜水十三道覆以屋七十三間又云  
謝疊山祠在縣南朝天橋合之趙元所識則橋亭信有徵已  
特公被魏天祐強逼北行時硯當不及攜遂致淪沒永樂間  
復出於土其後三百餘年不知何時硯亦北來今完好如初  
豈非公之艱貞苦節不可泯滅卽一硯亦若有神物焉以護  
持者硯向爲天津周明經月東焯所藏月東美髯修幹性磊  
落不羈與人相對時隳然自喜工詩文善大小篆居城之東

雍正初偶游城西海潮庵見僧榻下一硯積土甚厚拂拭之  
知爲謝公物亟以米易歸日摩挲於案夜卽抱以寢因以卜  
硯名其居余與月東善時過其家考古書畫金石必出硯示  
余月東體素豐乾隆丁卯秋染末疾既臥牀余數過視尙抱  
硯出見一夕謂余曰君觀我撫之不忍去諸手是珍之也雖  
然我死常歸君已巳余由農曹之官粵西與月東不復相見  
庚午夏月東瀕死語其孤曰是硯許查子恂叔矣今恂叔宦  
瘴鄉道雖遠言不可食其孤封題寄粵以書述治命余潛然  
不自知其涕之交頤也噫是硯自閩之燕之粵往復萬幾千  
里歷數百載而無少剝損謂非神物護持耶旣念謝公艱貞  
苦節之概而月東之信交游重然諾臨危不亂如是是皆不  
可不銘也銘曰

謝公介節載青史攜此寶卜建陽市周焯得之抱且死遺言  
贈我萬里馳蠻烟瘴雨鴻亂啼若有人兮魂夜歸

鐘硯銘

袁枚

有扁斯石鳧氏爲鐘不窕不櫛搏身而鴻旋蟲爲幹龍寶作  
宮適用副墨摹形考工扣而鳴之備名翁翁

井田硯銘

袁枚

耕于田夜得息耕于硯夜兀兀問胡不休日期所收千萬年  
後乃始有秋